

我俩

北京玩主在纽约

(美国) 李舫舫

群众出版社

92907

1712.4
52

江河小说《我俩》第一部

我 俩

——北京玩主在纽约

(美) 李舫舫 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九五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093 号

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—95—356

版式设计:王铁珊

我俩——北京玩主在纽约

(美)李舫舫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印刷二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本 19.75 印张 491 千字

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5014 1346 O/I·492 定价:23.00 元

印数:00001—30000 册

DP95/39
29

内
容
简
介

“我俩”——风流倜傥的李舫、英俊潇洒的龙丹，一对昔日北京玩主，一双今日纽约客。他们自诩为哥伦布船队的迟到 500 年的编外水手，如今要在美国大展玩主风采。在纽约闯荡的日子里，他二人生死相依、祸福同当，胜过一母同胞、好似恋人之交。初始，为了生存，他们什么样儿的活儿都接，什么样儿的事都干，第一桩生意——替房主撑房客——就让他俩险些丧命。他们一文不名，苦苦挣扎，为摆脱受辱贫困的下等人处境历尽艰辛。他们明白：纽约不欢迎弱者，他们必须成为富人。为此目标，他们玩商、玩股、玩计谋；玩命、玩智、玩感情，最终成了赢家。他俩成了美国公民，他们的财富使他们成了上等人。然而，玩主不信见好就收，他们竟又干起了制售“绿卡”的违法勾当。为了“老绿”生意，他们舍命与纽约黑社会人物既勾结又斗狠，恶战几个回合；为了“老绿”，他们铤而走险，与 FBI（美国联邦调查局）周旋逐鹿。他们在官匪之间走钢丝，危险如影随身。“老绿”使偷渡人蛇的

买卖大赚黑钱，他俩从中获利甚丰。然而，财富的增加却使安宁尽失，他们的命运风雨飘摇。深感压力难当、孤寂难奈的李舫思乡之情日浓，他决心金盆洗手，飞赴北京。就在他手握机票之时，FBI特工敲响了他的大门……

此书作者为美籍华人，在小说精彩的情节之外，他还用大量笔墨描写了在美华人社会的基本状况，各阶层在美华人（包括来自台湾、香港、大陆及在美土生土长的华人）之命运，读来令人感慨。书中所述的“人蛇偷渡”情况为世界瞩目问题，亦为本书之独到之处，既有真实内幕，又有“人蛇”之境遇及他们的感受，使人耳目一新。作者还在书中融入了丰富的美国历史及法律知识，十分有趣地巧述了如何把它们运用于商业竞争、股市交易、金融市场，使自己在商战中取胜。这些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事情给读者以十分强烈的新鲜感，对有关人员来说也很有参考价值，再加上令人心动的感情描述，确使此书颇具吸引力，值得一读。

献给

我的期盼已久的、渴望与之共创新生活的、未知的妻子(踏破铁靴、寻遍世界,也要找到您……)



我的 partner(生意搭档)龙丹飞赴芝加哥,一连几天没有消息。我快快不乐,索性不出家门。

黎巴嫩大诗人纪伯伦说:“你的房屋是你较大的躯壳。”

我的哥特式楼房就是我的较大的躯壳。我称其为“哥特式孤堡”。在欧洲,哥特式建筑自十二世纪后开始走下坡路,然而,在意大利坚这个年轻国家,她又获得新的生命。

这是一幢三层、五卧室、大大小小十几个房间的哥特式独立砖楼,地处纽约皇后区北法拉盛。这里是美国人所谓的两段票价地区。也就是说,是距地铁车站还要搭一段公共汽车才能抵达的地方。而低收入者,大都沿地铁线居住,图的是打工方便。

北法拉盛给初来者留下乡村俱乐部的美好印象。这里大道如洗,楼宅似画。我的左邻右舍都是宏伟轩敞的宅邸,户主多是律师、医生、会计师——美国主流社会的体面人物。而我则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者。我来美国时,身上只有区区 60 美元。

在纽约,房子和汽车不仅仅是住所和交通工具,还是身份的象征。我的哥特式孤堡和有动力座位、调频录音机和空调设备的凯迪拉克房车,标志着我已然跻身于中产阶层上层。

孤堡虽然是纽约的一部分,但是,在心理上,我却强烈而主观地认为她是一块 50 米×100 米(房契上如此注明)的飞地,一个不标示于任何地图上的“李舫王国”。回到嵌着形状划一的大理石的

孤堡，我可以获得套中人的安全感。

她是我与纽约相抗衡的堡垒。

几天来，我怀着“等待戈多”的心理，等待龙丹的电话。我明明是在期盼着什么，却又害怕真正得到什么。

……差不多一个月前，龙丹邀我在曼哈顿中城“又一村”共进午餐。那里虽是中餐馆，却遵照法式大菜的繁文褥节，刀、叉、勺款式不胜其多，侍者多为洋人。每道菜相隔有间，便于交谈。

龙丹阔额大眼、白面长身。他幼年时拍摄过不止一部文革说教故事影片，是电影界小有名气的童星。及至长成，相貌出众，倜傥风流。加之他的衣装服饰追求时髦，容不得一丝半毫苟且，因而所到之处，颇引异性青睐。

龙丹与老牌电影明星赵丹同名，面貌上也多相似之处。他们都有阔豁的额角，精致、俊逸的五官以及孩子般的纯真。老丹拥有V字形的身段——结实、宽阔的肩臂，渐渐向腰部收窄。这样的体形，最能吸引新潮女性的注目。

我俩都出身于具有特殊背景的教授家庭。

我俩都酷受美食与美色。

龙丹秀雅的外表之下，有一颗永远骚动的心。我也是。

我不满足现已有之的一切，我无法得到不曾拥有的一切。

我着意把头发烫成波浪型，高高的，以期从外观上缩小与龙丹的年龄差距。我大他整整八岁。

我俩怡然自得地饮着椰子奶汁，却是各有心病，并不轻松。前不久，我们各自损失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款子。他买的几种名不见经传的股票都蚀了本，一进一出两万美元不见了。而我更为糟糕：稀里糊涂地买下一幅石涛赝品。那是一幅在香港、东南亚一带文物字画界早已臭不可闻的著名赝品，圈内人士喊杀喊打，骂不绝口，不知怎地却瞒过了我的老友、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艺术史博士田烨的明辨秋毫的法眼。我不仅平白赔掉一万多美元，还弄得自己成为

生意圈内的笑柄。

“老舡，胜败乃兵家常事。过去的事情不提也罢。我找到了一条财路！”龙丹韶秀不俗的眼里放出异彩。

“是吗，讲讲看，老丹。”我一向觉得这里的北京鸭味道不正，却还是叉了一块脆皮，慢慢品嚼。

我称呼他为“老丹”，仅仅是企图从称谓上缩小彼此的年龄差距。

原来，他所在的泛美广告公司新近添置了一台制作 I、D（身份）卡的仪器，甚为精密。老丹灵机一动，加上他原本就是泼天大胆，竟然萌生异念，打算伪造……美国绿卡！

几乎每隔数日，老丹那狂热的头脑里，都会产生一些新的发财计划，正路、偏门各居一半：制三色冰激凌、贩卖珍奇热带鱼、编印中国出口商品及厂商目录、大规模围歼彩票、设空头咨询公司……经过筛选后，所剩无几。他甚至一度打算去冒险走私放射性元素，目前铯、锶和钴等最受欧洲买家欢迎，可以带来天文数字的丰厚利润，因而出现大批铯而走险之徒。这是个疯狂的计划，想法尚未成形，便由于人事方面的原因，难以为继。

前苏联崩解后，他又灵机一动地想到古代猛犸的象牙。这种长毛象至少在一万年前就已经绝种了。老丹一头扎进图书馆，遍查相关资料之后，内行地指出：根据 1989 年濒临绝种动物的国际贸易公约（CITES，即华盛顿公约），禁止各国进口象牙，但是这个公约仅仅适用于尚存的野象的牙齿，并不包括早已绝种的猛犸的牙齿在内。这是个空子。在俄罗斯马加丹州，每年发现 120 吨左右猛犸牙齿。

前不久，他专门去了一趟俄罗斯，探路观风。据西伯利亚当地居民说，由于地球的气候变暖，挖掘猛犸牙比较容易了。一只标准的猛犸牙重约 40 公斤（88 磅）。俄罗斯有些地方社会秩序混乱，甚至有可能混水摸鱼地弄到犀牛角。犀牛角的市价高达每磅 3 万美

元。可是，美国法律禁止非法买卖犀牛角及虎骨。检方依照渔民保护法“培利修正案”对违法者提出指控……

在纽约商场上，投资者和投机者比比皆是。没有前者，则公司没有足够资本，成长及扩展受到限制；没有后者，新公司无法诞生，旧公司亦没有活力。资本主义社会需要这样两种人。我在投资方面稳扎稳打，不走险棋；而老丹赚钱的手段不拘一格，投机性强。我俩在商场上配合默契，互为犄角。

我当然知道，伪造绿卡是一项本微利厚的黑生意。在加尔各答、开罗、墨西哥城、马尼拉等等第三世界的大都市，美国的假绿卡、死亡者的绿卡，几乎是在市场上公开叫卖的一种特殊商品。假绿卡用途广阔：外售香港、泰国、南美等地，可用于协助偷渡客闯过美国海关；内销美国境内的非法居民，可以囫圇获得打工机会。目前，在纽约已有印度人、墨西哥人、多米尼加人从事这个违法的勾当，如果我俩毅然下海，将是华裔第一家。

伪造证件，至少有复印、影印、凹凸版、手绘、拓印、刻版制作、涂改变造这许多手段。伪造证件的印刷厂，小到夫妻经营的家庭式手工作坊，大到国际化连锁企业。前者印制粗劣，后者几可乱真。因此，“绿卡”的黑市价格从 100 美元到上万美元不等……

还有一些美籍华人在中国大陆出售自己的护照，每本售价逾 1 万美元，然后向美国领事馆报失。购者换贴自己的照片，冒名顶替混入美国。当然，这是小打小闹。

目前，亚裔帮派的犯罪活动主要计有：走私贩毒、洗黑钱、商业欺诈、偷运人蛇、打家劫舍、伪造信用卡等等。

假绿卡正是偷运人蛇的一张王牌。

老丹在曼哈顿中城的泛美广告公司有份广告设计师的工作，又与我合开“Double S”公司，兼任牛尾和鸡首二重身份。他是典型的“雅皮”，汽车女友经常换新，旦旦而伐，乐此不倦。老丹能讲一口漂亮的、有高度修养的美式英语。由于长期任职于美国公司，他说

话总爱夹些英文单词和短句。老丹在纽约广告界的第一份工作，年薪只有 25000 美元(税后月入 1400)，仅够糊口。但是，他与我合营公司，联手经商，大有所获。同时，他连续搞了几个面向亚裔市场的广告设计，声名雀起。几年来，老丹在纽约广告界多次跳槽，工资节节攀升至年薪 5 万余美元。虽然税后每月仅 3000 美元，这毕竟意味着他打入了美国主流社会……

我环顾左右，冷笑一声：“这可是名符其实的 Conspiracy(阴谋)!”

老丹傲慢地掷双拳在空中一碰：“这当然是个 Conspiracy! 你害怕了?! 你是男人不是?! 你是北京玩主不是?! ……”

这个大胆的想法虽好，却不具可操作性。

我含笑把鲑鱼沙拉推到他面前。

“人生者，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”老丹用有些矫情的深邃语调说。“香港那些大富豪，利用黄(色情酒吧、夜总会)、赌(外围狗、马)、毒(白面、海洛因)起家的大有人在。”

“No way(没门)!”我顺嘴道，“这里面有好多技术性问题，根本没法解决，而且风险太大，安全系数太小。”

“呵，走着瞧吧。”老丹不服地道，“佛州佬。”

这个绰号有来历。

……我在童年时代曾翻来覆去地做过这样一个美国梦：我以侧泳姿势(这是我最拿手的)横渡大洋，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平安登陆。

那时节，“要古巴，不要美国佬”的怒吼声席卷中国大陆，所有新华书店都出售大幅古巴地图，我因而连带地得悉与古巴仅隔 90 英里的佛罗里达半岛。

二十几年后，梦想成真。我作为佛罗里达大学的访问学者飞赴美国。

老丹最终还是拂逆了我的意见。他相继购置了电热过胶机、老

虎钳台、塑料胶片等等，不露声色却又是紧锣密鼓地张罗着。

麦克佩斯式的妄念，从那时开始袭扰在我的心头。

“绿卡”是更好更快的赚钱（弄钱、搞钱、捞钱……）方法吗？偏门，果真走得通吗？

我何尝不期望他一举成功？同时，却又怀有深深的、如临虎口的恐惧。

这事后来像断了线的风筝，没有下文了。

然而，老丹去芝加哥以前，却又趾高气扬地向我竖起三个指头：“三天，三天之内听捷报！”弄得我如同腾云驾雾，晕晕乎乎……

我之所以活得逍遥自在，是因为身后有一家同仁公司“Double S Inc.”和一位情同手足的搭档——老丹。

寝室里高挂着我俩的巨幅彩色照片，摄于法拉盛凯辛娜公园湖畔。我凝视着它，不免浮起会心的微笑：造物主竟也有重复其妙手杰作的雅兴。

有了金钱，就会特别尖锐地感到你缺少很多东西：譬如爱情。

在我俩的照片旁边，还有另外一张照片——负心恋人宁慧。朴素的黑白照片，近乎一幅铅笔素描。宁慧是弃我而去的第一人，却依然留在我的生活之中。安居北京的宁慧，在我的纽约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。

我常常怀念与宁慧相处的情趣，以及她所带来的恬静柔美的氛围。时间把旧日的情形诗化了。

对于我俩，性事就像嚼口香糖，爱情却是铁树开花。

终于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未及开口，对方（一个女中音）一气说出：“这里是万金金融投资公司，鄙姓伊。如果您有兴趣，我想向您介绍本公司的新的投资计划……”

万金金融投资公司是法拉盛地区最大的华资期货证券公司，两个月之前开张。其开幕酒会奢华得令人生疑：酒池肉林，还赠送来宾许多物美价不廉的小礼品。

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熟，便冒问一句：“你是伊静小姐吗？我是李舫。”

那边格格地笑起来。伊静是我阔别多年的旧日情人。

伊静和我都是对方第一个实质意义上的情人。万事开头难。我们相恋时才17岁，浑浑噩噩，什么也不懂。我们艰难而痛苦地逾越雷池，全无快乐可言。

……

“一晃，我40岁了。”重逢旧友的喜悦过去后，我黯然地道。“我对于崔健那苍郁沙哑的歌喉无动于衷，听到小提琴协奏曲《梁祝》时却伤感不已。这鲜明无误地说明，我已经不年轻了……”

40岁，不尴不尬的年纪。重新安排生活道路已然太迟，而无所事事、颐养天年却又为时尚早。

40岁，理当不惑，我立于人生的门限上，却是满腔困惑、举目茫然。

伊静沉稳地笑说：“我也是40岁。”

“一位美国教授曾经告诉我，他在40岁生日时收到许多礼物，计有：老花眼镜、染发剂、消除鱼尾纹乳液、假牙清洁剂，以及供夫妇使用的润滑油……反正，人生之秋开始了。”我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李舫，我也有同感：40岁生日那天，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大哭一场。我早已失去了少年时代那股干劲，甚至有一种宿命的无奈感。不过，话说回来，也许就是因为这份无奈，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平淡生活。”伊静在电话里把声音压得低而又低。

我和伊静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一件往事：当年，我们曾在北京八大处与香山交界处的一口枯井里做爱。

我们都装作将这事忘得干干净净。

“好啦，伊静。过几天请你吃饭，听听万金公司的投资计划。”

这时候，我的从小玩到大的老朋友仇亚明打来电话：“老舫，有个《亚美研究》月刊，新近成立，他们缺一个编辑主任，你去不去？”

仇亚明是个大我几岁的青脸汉子，貌不惊人，却是文武双全。

老仇原是西雅图一所大学的天体力学博士生。他已经通过了被留学生视为鬼门关一般的 qualification test(资格考试)，却自动退学了。原来，他发现自己那来自共产国家的背景，注定在尖端科技领域里无法大展鸿图，况且年纪一大把，懒得啃书本了，就跑到纽约寻找出路。老仇通过一系列严格考核后取得执照，每周在纽约市教育局上两个半天的班。这份白领工作固然能够在人前遮挡颜面，却远远不足以餬口。他还得靠机场接送、搬家服务等等维持生计。

此刻，我无心与之交谈：“不必讲了。现在，14万年薪——纽约市长丁勤时的年薪——以下的工作，我听都不要听，免开尊口。”

老仇怪声叫道：“14万？我看，只能是你发14万薪水给人家吧。”

我冷笑道：“那就对了。我情愿当一名大坐家——坐在家一辈子！”

心里有病，因此，除了冷笑，我很难发出别种笑声。

我的客厅采取冷调，淡蓝色。客厅里挂着不拘一格的泼墨大字“濠濮涧”，是我敦请一位穷困潦倒的天才画家吉平题写的，寓意这幢哥特式孤堡乃是大城纽约的一个幽静角落，犹如濠濮涧之于北海公园。

餐厅里，有张可供一打佳宾同时进食的长餐桌，却只有我一人据案随意。

我喜爱清淡、美味的饮食，餐具和用餐气氛也很讲究。至于服装，我喜欢穿自然纤维，如丝、棉、麻类的衣服。

中午，那位貌似前总统卡特的老年邮差，定时推着帆布小车从门前经过。没有什么重要的信件。

电话不断，却都不是老丹的。“老舫，我对不起你呀，看石涛看走了眼！……”

这是田烨博士。他拥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绰号：田员外。

他的似乎还没有完成变声过程的声音又尖又细，酷似半童音。

我虽然心中不悦，却还是很大度地道：“胜败兵家事不期。”此句来自杜牧诗《题乌江亭》。

这位田员外也是我少年时代的朋友，是79年中美建交后的首批中国大陆留学生。十几年来，他学业事业两不误，依赖地产业和古玩字画生意发迹，如今已然是席丰履厚，睥睨常人。他的本名田烨几乎被社交界遗忘了，而田员外这一绰号无人不晓。

田员外长得神清气朗，一表人才，只可惜自幼生活在六个姐妹之中，沾染了一身洗不去的脂粉气。

他随即转了话题，邀我去山王饭店用餐。我懒得出门，托事婉谢。于是，他兴致勃勃地大谈其最近的欧洲之行，只花了不多的钱，便买到几件颇有收藏价值的油画。

欧洲各国拥有悠久历史文化背景。有许多世袭家族大量收藏艺术品，一家之长逝世以后，若无法定继承人，财产由法院判定充公并且择期拍卖，其中不乏稀有的家具、油画或者室内装饰品。

“美国佬虽然有钱，在欧洲人眼里却像个暴富的表兄弟，历史短，没文化。”田员外笑道。

“美国历史太短，就连小说家爱伦·坡生前住过的一幢房子，才一百来年，也被纽约市政府当成古迹保留下来。”我说。

田员外欣喜地说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：今年10月，北京有个文物拍卖会。中国文物保护法规定，1795年之前，文物一律不准出境。但是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，由国家文物局批准，首次正式拍卖文物。”

我心里默默品嚼着一个非分之念：有了“绿卡”，我俩将是这次盛会的大热门。

通常，我每天的生活由龙丹问候早安的电话开始：“Good morning, how are you feeling (早安，你感觉如何)?”

而我总是睁开惺忪的睡眼，懒洋洋地回答：“Nothing special, just so so. (没特别事情，一般。)”然后就天南地北地聊上几句。老丹结婚之前是这样，婚后也是如此。

老丹没有用早餐的习惯。他利用去泛美广告公司上班之前的时间打来电话，畅所欲言。

起床后的第一杯茶，于我至关重要。我贮有十多种中国茶叶，红茶有滇红、湖红、乌龙、普洱，绿茶分碧螺春、龙井，还有多种茉莉花茶。

热茶里必得添加一撮鲜红饱满的宁夏枸杞子。至于选用何种茶叶，完全取决于早晨的心情。雷打不动的是那一撮枸杞子。

每天晚间，龙丹又会打电话来问候“晚安”，双方方便通报一下各自的情况。

我俩就这样打发日子。

久而久之，我俩因彼此相知而使得友谊进入非常微妙、旁人难以插足的地步，以致他的夫人高兰有一回对我说：“龙丹与你较近，离我较远。”

.....

又一个电话，是“Double S”公司的女秘书史蒂。她说苏士比拍卖场推出莫奈的《翁弗勒渔港》，是日本发明家石冢元安的收藏品，价值美金 800 万至 1000 万之间。

苏士比(Sotheby's)和佳士得(Christie's)系纽约最有权权威的艺术品交易所。

世界性经济衰退，使得艺术品市场严重萎缩，连素来趾高气扬、不可一世的日本收藏家，也纷纷将手中的名画交给银行做为附属担保物，等到市场价格上扬后再脱手。

田员外估计，艺术品市场要到二十一世纪方能恢复 89、90 年的盛况。

另择生财之路是必要的。我心里牵挂着老丹的“绿卡”，甚至急

不可耐地将之命名为“92 战役”。

史蒂算不上是出色的女秘书，那种人要有几种语言能力，打报告、出资料、发电传快如疾风，还要巧妙地周旋于各种各样的男女客户之间。而史蒂比较任性，与老丹的暧昧关系又使她无意中带出老板娘的专横，有些事情擅自作主，我也不便讲她。有一次，我竟在办公室的公文柜里，发现了史蒂的无肩带蕾丝胸罩，甚是晦气。从此，若非十分必要，我从不去公司。

在家上班，只消购置打字机、电脑、传真机与影印机等必备工具，再加上大书桌、档案柜，便构成一个明亮、豁敞、整齐的工作环境。

“史蒂，老丹从芝加哥给你打过电话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哦。”

沙莎打来电话。她是我目前的情人。

沙莎是哥大医学院的博士候选人。她原来在康奈尔医学院，因与指导教授发生龃龉，转到哥大。博士资格考试她早已通过，博士帽却还是可望不可及。沙莎在北京是某医学院的组织胚胎学讲师，丈夫是北京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。她有个年方 5 岁的宝贝儿子，入托在著名的北海幼儿园。

沙莎这是第二次来美国。七、八年前，沙莎考中公费留美，攻读硕士。她熬了两年，入住 host family（愿意协助外国学生的美国家庭），一切电话、party、郊游，全部回绝，连学校礼堂的电影都不看。她通过了大小考试，为了写作长达一百余页的毕业论文，守着电脑一改再改，人瘦了一圈儿，才算把美国常春藤名校的文凭拿到手……

“有件事情，”沙莎吞吞吐吐地道，“这个月我的例假一直没来，我担心……”

我脸上热了一下，徐徐地吁出一口长气：“再等等看，不会有问